

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考

(兼論其南北諸谷道)

嚴 耕 望

引 言

古代河東河北地區即今山西河北省境之東西通道皆越太行山脈爲陘道。此區南境，古道由蒲州（今永濟）東行中條山脈之北，出軹關陘（今濟源西十里）至河內（今沁陽）以東，是爲最南一線。雁門、五台以南，由太原東行，出井陘關（今平定東八十里）至恆（今正定）、趙（今縣），是爲此區中部之最大交通路線，中古近古時代經常置驛，今之正太鐵路即略取此線故道而行。井陘道與軹關陘道之間，聯貫東西之大道首推壺關（今黎城東北二十五里）道。冀州圖云，鹿谷山（長子縣西）「有大道入壺口，東出襄國（今邢台），西登奚斯巨嶺（即烏嶺）以達河東（即蒲州永濟縣），徑阻千里。」即此古道也。東晉十六國及北朝時代，鄴城（今臨漳西二十里、磁縣東南十餘里）爲重地，往往爲偏霸國都。其西北不遠處有滏口（今磁縣西北四十八里），爲此道東出之一要陘。由鄴城西北行六十餘里入滏口，西越太行山，出壺關，西至上黨（今長治）達河東（蒲州）；又出壺關西北經襄垣（今縣）達太原；又由滏口西北越太行黃澤關（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遼州（今縣），亦達太原。諸道皆以滏口爲樞紐，故稱滏口道，爲中古太行八陘之一。唐稱邯口道（今武安西），唐末至宋曰吳兒谷道，蓋吳兒峪即古壺關，在太行山脊之西，爲陘道西口，滏口、邯口在太行山脊之東，爲陘道東口，史稱不同，實皆古壺關道也。唐置澤潞節度使，以太行山西之高地爲軍政核心，而兼統太行山東之邢磁洛三州，既資其財力之支濟，兼以鑿入河北，期能抑制三鎮之勢力。此鎮之地分在崇山兩側而能成爲一完整之實力者，正藉此道之聯繫也。今

就北朝隋唐史事，考見此道之較詳行程，以爲讀中古史者之一助。

滏口陁爲太行八陁之第四陁，早爲東西交通要道。

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目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第四滏口陁，對鄴西。」是此陁早爲東西交通要道。

其地在邯鄲西南，磁州滏陽縣（今磁縣西三里）西北四十五里，有滏山，一名鼓山。山中有陁道，故名。「山嶺高深，實爲險阨。」

淮南子四陁形訓：「釜出景。」高誘注：「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續郡國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有滏水。」劉昭補注引魏都賦。檢左思魏都賦（文選六）云：「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李善注：

「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

是滏水之名極早，水經注有此水，今本已佚；趙本有補文云：「御覽引水經注，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源奮湧，若滏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又東流注於漳，謂之合口。又曰水經注云，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日詣滏祠，稽首暴露……於是雨徧千里。」則酈注記之甚詳，蓋爲當時名地。至滏山具體方位，前引淮南子高誘注，在邯鄲西南。元和志一五磁州滏陽縣目云：

「鼓山亦名滏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滏水出焉，泉源奮湧，若滏水之湯，故以滏口名之。八陁第四曰滏口陁，山嶺高深，實爲險阨。」

寰宇記五六，則兼採水經注與元和志述之。記又引隋圖經與魏地記，皆作滏口山。又引宋永初古今山川記，「鼓山有石鼓形二所，南北相當，俗語云，南鼓北鼓，相去十五。」蓋兩峯相去十五里，中斷爲陁道歟？據元和志，山在滏陽西北四十五里。方位即在邯鄲西南也。紀要四九磁州目滏水條引郡縣志與元和

志同。而一統志彰德府卷山川目，鼓山在武安縣南三十里，一名滏山。按元和志，武安在磁州西北九十里，寰宇記作九十五里。則武安南三十里者爲北鼓，滏陽西北四十五里者爲南鼓，皆不誤。

滏陽地望 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滏陽故城今磁州治。又引舊志，「有故滏陽城在今州西三里。」按一九五三年在磁縣西南四公里滏陽村簸箕冢內發現北魏司馬興龍墓，有誌完好，云興和三年十一月日「葬於鄴城西北十五里釜陽城西南五里平岡土山之陽。」（鄭紹宗北魏司馬興龍墓誌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九期。）則舊志正確無僞。而鄴城正確位置約在磁縣之南偏東十餘華里，不到二十里。檢一統志彰德府卷、紀要四九，鄴故城在臨漳縣西二十里，地望甚合。滏口陘道在中古時代爲太行東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齊爲盛。蓋東魏、北齊都鄴城（今臨漳縣西二十里），而以晉陽爲軍政中心，諸帝往來兩宮，或一年數次，大抵皆取道於此陘也。

前史記五胡十六國至北朝時代滏口用兵事甚詳，紀要四九武安縣滏山條有扼要綜述云：

「滏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即滏口。……晉永和六年，石趙冉閔作亂，趙將張沈據滏口；太玄十九年，慕容垂攻西燕，遣慕容楷出滏口，既而垂亦引大軍自滏口出，是也。後魏主子攸建義初，羣賊葛榮圍鄴，爾朱榮自晉陽東出滏口討平之。永安三年，魏主使楊津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津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不果。既而……高歡……請就食山東，遂自晉陽出滏口。…大昌初，高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後周建德五年，克晉陽，將趣鄴，齊主遣尉世辯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按此見北齊書尉景傳，而其謀實出高孝珣，見廣寧王孝珣傳。）蓋滏口爲自鄴西出之要道。」

據此足見五胡北朝時代滏口爲鄴城西山之要道。北齊書一神武紀，高歡自晉陽出奔，中經襄垣，滏口，至鄴。其後高歡誅兆，專朝政，遷魏都於鄴，而自居晉陽，常來往於兩地間。惜途經不詳。考續高僧傳（大正藏本）二五道豐傳，「居相州鼓山中，……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則實亦取道滏口也。其後諸帝雖都鄴城，但幾乎每年皆幸晉陽，或一年數次，蓋亦取此道無疑。

故其時雖爲山道險峻，然仍列樹青松，且置驛，今可考者有繞間驛名。

續高僧傳二五圓通傳，鼓山石窟寺北五里有繞間驛。時在北齊世。帝王常行之道，置驛通使固宜。同傳又云：「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云云。此列樹青松之山巔大道，可能即爲通驛之大道，而山林亦漸見開闢也。北齊書八後主紀，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巳，帝棄晉陽東走，庚申至鄴。通鑑一七二，謂丁巳夜始由晉陽出奔，則自晉陽至鄴纔三日。按唐代太原東經遼州（即義州）磁州約近七百里，又二十七里至鄴城，詳後文。三日間行七百餘里，山道而能如此速度，是必已修鑿就平夷也。

隋及唐初，兵家進軍仍常重此道。其後滏口之名似漸晦不彰。

隋書四五楊諒傳，煬帝即位，諒發兵四出，「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大將軍茹茹（略）直指京師。未至蒲津……。」是五道並出，滏口爲其一也。又舊五六梁師都傳，說處羅可汗入寇。「處羅入自并州，（令）突利可汗與奚、雪、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於寶建德，經滏口道來會於晉絳。」未果。是亦以滏口爲一主道也。舊一九地理志磁州昭義縣，「永泰元年廉察使薛嵩特置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元和志一五磁州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寰宇記五六作三十五里。又云「滏口泉在縣西一里，出鼓山南脚。」則縣置在滏口東側。此後似少見滏口之名。

然此通道固無大異，惟所提及之谷道名稱或已頗異。蓋滏口在太行山脈之東麓，爲橫斷太行山脈東西通道之東口，本非最高險處，只緣東近鄴城，故特顯於東晉、南北朝時代耳。

如通鑑二四八會昌五年，昭義兵亂，「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義州（今遼縣）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檢李德裕潞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三）云，「望賜王宰詔……，令三千人取義州路把斷武安。緣（昭義）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遭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洛…各令自守，不得出兵，惟要於武安路，（與）太原兵馬遙爲聲援。最切在令

山東斷絕，即立可誅翦。」此即明爲滏口故道，或極相近之道；其他事例詳下兒峪、黃澤關道條。

今史料所見，唐末至五代北宋，此地相近之要隘，有吳兒峪在滏口之西，黃澤關在滏口西北，蓋分別當滏口西行至潞州（今長治縣）及滏口西北行至太原之大道上，而居扼險之地位者。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并忻寧化岢嵐軍路條云：

「通河北路，自土門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黃澤關路，遼州正控其要……。吳兒谷路，潞州界，由谷入邢洛磁州界。」

按黃澤關、吳兒谷兩路，唐末已見，吳兒谷路即古壺關路，見史尤早，殆與土門路等。

吳兒谷，唐中葉以前，以古壺關名，即春秋以來有名之壺關也。在黎城縣（今縣）東北二十五里，接涉縣西南境，約今山西河北境上白巖山之南。

舊五代史四八後唐末帝紀下，「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二千騎與鎮州董溫琪由吳兒谷趨潞州。」通鑑二八〇晉天福元年紀，述此事。胡注，「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檢一統志潞安府卷關隘目云：

「古壺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太行山口吾兒峪。左傳，哀公四年夏，伐晉取壺口。杜預注，潞縣東有壺口關。唐書地理志，黎城縣有壺口故關。元和志，古壺關在縣東二十五里。春秋，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孟口，即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金史地理志，黎城縣有白巖山，故壺口關。通志，壺口故關，路通河南涉縣，即今吾兒峪也。縣志，關在西井鎮有古關堡。按吾兒峪在黎城縣東北，壺口山在長治縣東南，跨壺關縣界。相去百餘里。壺口關本以山名，壺關縣復因關名，則壺口山之有關，舊矣。府志乃云壺口關即今吾兒峪，而長治縣壺口山之關竟缺不載。通志亦仍其訛，所引注尤多混淆。今兩存正之。」

按壺口關之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云上黨郡有此關，但不明地望。長治有壺口山誠是。然通典一七九潞州黎城「有壺口故關」。元和志云，古壺關在縣東二十五里，即黎城縣東。又杜預云在潞縣東，亦指黎城境而言。則黎城東壺關之名爲

古，胡注謂吳兒谷亦在黎城東北，即今吾兒峪。則中古壺關即今吾兒峪，甚是，至少相近。至於長治之壺口關乃另一事，今姑不論。據此而言，唐末宋初迄今所謂吳兒谷路，即古壺關路，在黎城縣（今縣）東北二十五里，接涉縣西南界。正當今山西、河北分界地帶。金史地志云在白巖山。檢今圖，黎城東北，涉縣西北，有白巖山在兩省界上，關蓋在其南歟？其地當潞州東通邢洛磁三州之衝，而正在滏口之西，則由關谷東出至少有一路經滏口也。

由潞州治所上黨縣（今長治）東北行四十里至潞城縣（今縣），本漢潞縣，即春秋赤狄潞子國也。又東北八十里至黎城縣（今縣）。襄垣東偏南四十里有井谷故關，約當襄垣、潞城、黎城三縣接壤處，蓋當此道西循濁漳水而上通襄垣武鄉達太原之道耳。黎城又東北二十五里至吳兒谷，古壺關口也。又三十五里至涉縣（今縣）。

元和志一五，潞州，潞城縣南至州四十里，黎城縣西南至州百二十里，涉縣南至州一百八十里。寰宇記四五潞州，潞城縣西南至州四十四里，涉縣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餘相同。寰宇記所書方位爲正。餘已詳上條。

井谷關，見元和志一五潞州襄垣縣目。云：「關在縣東南四十里，置在天井谷內，深邃似井，因此爲名。魏武初遷鄴，於此置關。周建德六年廢。」新志亦云縣東有井谷故關。度其地正在襄垣東接潞城、黎城境。前引高歡事，由太原經襄垣出滏口至鄴，當取此關道。又通鑑一五五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爾朱兆據晉陽，高歡引兵入滏口，軍於武鄉以討之。亦此道也。通太原道已詳洛陽太原道考（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

涉縣當潞州東逾太行山通邢洛磁三州之系口，爲昭義節度使境內東西交通要衝，故三州軍糧以濟山西潞澤者，多儲於此。涉縣吳兒谷之南潞河（即濁漳水）出太行山口，名微子口，亦爲交通輔線之一隘道。

李德裕論昭義軍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三）云：「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以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府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劉從諫降黜，……今在邯鄲。若……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微子口，至爲穩便。」按此狀最能見涉縣在此道上之形勢，故詳錄之。潞

河微子口者，元和志一五潞州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闕駟曰，潞水在縣北。……土俗尚謂濁漳爲潞水也。」蓋潞城縣東濁漳水下游出太行山之口，有微子口之名，亦爲東西交通之一輔助隘道也。

由涉縣東南行一百六十里至磁州治所滏陽縣（今磁縣西南三里），此即元和志所紀磁、潞間之通道。滏口，唐置昭義縣，蓋仍爲大道所經。

元和志一五，磁州西至潞州三百四十里；而寰宇記五六，作三百八十里。按潞州東北至涉縣一百八十里，則涉至磁似以一百六十里爲正。檢一統志彰德府卷，涉縣至安陽二百二十里，則涉至磁正當約一百六十里。

元和志一五磁州，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本臨水縣，後廢。永泰元年復置，更名昭義。寰宇記五六，磁州昭義縣在州西三十五里。「滏口泉在縣西一里，出鼓山南脚，流至縣界。」舊志「置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是即在滏口之下耳。

由涉縣東北行約百餘里至武安縣（今縣）。武安又東微南行至邯鄲縣（今縣）。又由涉縣東北出滏口亦至邯鄲。趙都邯鄲故城在縣西南十里，俗稱趙王城。由邯鄲東行至臨洺縣，北臨洺水故名。又東行五十里至洺州治所永年縣（今縣），州西去涉縣約二百七十里，此即元和志所記潞洺間之通道。

通典一七九潞州上黨郡東北到洺州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寰宇記四五潞州目，同。是由涉縣至武安縣界僅六十里，然觀兩縣實際里距約百里以上，六十里僅就縣西界而言。元和志一五潞州東北至洺州四百五十里。此即取涉縣至武安縣或由涉縣經滏口無疑。則涉至洺約二百七十里也。觀今圖，里距亦略合。其道中經邯鄲、臨洺，詳下引通鑑。臨洺受名及東至洺州里數，見元和志一五、寰宇記五八。邯鄲故城，詳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跡目。

德宗建中二年，太原節度使馬燧、潞州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東下壺關，收邯鄲、雙岡、盧家砦，破田悅於臨洺，即此道也。然一云軍出鄆口（邯鄲縣西），即鄆口與壺關吳兒谷爲同一隘道，蓋壺關吳兒谷在太行山脊之西，爲隘道西口，鄆口在太行山脊之東，爲隘道東口。且此鄆口之名安史亂時已見史。蓋此徑道，南北朝以滏口名，唐代前期中期以鄆口名，晚唐至宋以吳兒谷名，皆即古壺關道也。

通鑑二二六建中二年紀，「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朝廷獨得邢、

磁二州及臨洺縣。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等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又二二七，續云：「河東（太原）節度使馬燧、昭義（澤路）節度使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進軍至臨洺……悅兵大敗，……引兵夜遁。……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考異引舊田悅傳，「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又引燕南記，「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胡注「雙岡在邯鄲西北，臨洺之西，亦名盧家壩。」按其時相州鄴城爲田悅根據地，此云東下壺關，必非潞州東南之壺關縣壺關口，而爲吳兒谷之壺關。田悅兵據「邯鄲西北，以斷昭義之路」，正指此路而言。李抱真由潞州東北行，馬燧由太原府東南行，亦正得會師於此也。

通鑑書此事云燧與抱真合兵「東下壺關，軍于邯鄲。」而舊一三四馬燧傳則云燧與抱真合軍救臨洺，「軍出鄆口……次邯鄲。」則鄆口與壺關實卽一道。又按通鑑二二六，書此戰事之前，云邢曹俊說田悅曰：「今頓兵堅城之下（謂圍臨洺），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鄆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事本舊一四一田悅傳。胡注：「鄆口當西山之下，直相州之西。」同書二一七至德元年，李蕤說顏真卿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鄆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鄆口，出千里之師。」此本舊一二八顏真卿傳。胡注：「鄆口在洺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又按舊唐書，鄆口在相州西山。」復考舊一九五迴紇傳，「河北悉平，懷恩自相州出鄆口路而西，可汗自河陽北出澤潞與懷恩會，歷太原……。」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同。綜此而言，鄆口一路，在唐代前期及中葉皆極顯名，地在相州西北邯鄲之西，當太行山東西隘道，蓋壺關吳兒谷在山脊隘道之西口，鄆口則爲山脊隘道之東口，其實一道，故馬燧、李抱真東下太行，可云「下壺關」亦可云「出鄆口」。出口之後可東指邯鄲、洺州，可東南指相州、鄴城也。

又由武安東北行一百二十里至邢州治所龍岡縣（今邢臺），去涉縣不到二百五十里。此即李德裕策劃把截武安以斷潞邢之通路也。

通典一七八邢州「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百二十里。」李德裕策，見前引潞州事宜狀。

涉縣當太行山口，向東分通磁、洺、邢三州，故李德裕云「正當山東係口」，武經總要云由吳兒谷「入邢、洺、磁州界」也。

皆詳前引。

考之前史，戰國趙奢解閼與之圍，即取此道。魏武圍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今涉縣西）通上黨糧道。」操既拔鄴，高幹「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亦此道也。

史記八一廉頗藺相如傳，「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間……以報秦將。……趙奢……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大破秦軍。……」中古學人釋此事，或云閼與即武安西南五十里之閼與山，或云潞州閼與聚。（此傳及秦紀三家注，參史記地名考頁四九五）按此傳敘事有矛盾，云武安屋瓦盡振，則應在武安西不遠之閼與山，云卷甲趨之二日一夜至，則應在閼與聚。但不論如何，秦趙兩軍之進出必經武安西之隘道，即今考之壺關、吳兒谷道也。

尹楷、高幹事皆見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九年、十年條，參見袁紹傳。

曹魏經營鄴都，歷晉南北朝，屢為偏霸國都、滏口、壺關當鄴都西山路口，故此道尤顯重要。冀州圖云，長子縣西鹿谷山「有大道入壺口，東出襄國，西登奚斯巨嶺以達河東，徑阻千里。」襄國即邢州，河東即蒲州，「壺口東出」即此大道，「西登奚斯巨嶺」，即烏嶺道西通晉、絳、解、蒲者，東西聯貫，實黃河以北之主要東西幹線也。

冀州圖所記鹿谷山東西大道，見寰宇記四五潞州長子縣目。烏嶺路詳另文。宋史二六一陳思讓傳「劉崇僭號太原，周祖……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俄遣王峻援晉州，以思讓……為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即此通貫東西之大道也。

黃澤嶺在饒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磁州武安縣（今縣）西不逾八

九十里之太行山脈中，當太原東南行經儀州（即遼州）越太行山脈通邢、洺、磁、相諸州之大道。

通鑑書唐末五代用兵，屢及黃澤關事，條錄如次：

昭宗光化三年，劉仁恭「求援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胡注：「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卷二六二）

梁貞明元年，魏人反梁，求救於晉。晉王遣「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胡注：「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爲遼山縣，唐帶遼州。」（卷二六九）

同年，晉王與劉鄩相持於魏。「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鄩軍）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晉陽）有備」乃由邢州還。（同上）

周廣順元年，「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周遣「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胡注，漢「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又云「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卷二九〇）

據此，黃澤當太原東南通太行山東邢洺磁諸州之通道無疑。劉鄩西襲，舊五代史二八唐莊宗紀二述之云，「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稍進，顛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具見此道之險阻。又前引通鑑皆云黃澤、黃澤嶺，胡注引魏書地形志亦僅云嶺。舊五代史唐莊宗紀及劉鄩傳（卷二三）、梁末帝紀（卷八）亦皆只云黃澤、黃澤路；而新五代史劉鄩傳（卷二二）周德威傳（卷二五）則作黃澤關，前引胡注亦作關，與前引武經總要作關者合。頗疑唐五代未必置關，新傳以後事誤着「關」字歟？又前引胡注僅明嶺在遼山縣境。檢紀要四三遼州，「黃澤嶺在州東南百二十里太行山上。」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黃澤岩在武安縣西一百二十里，按山西遼州界，山勢盤曲，亦名十八盤。」遼州卷山川目略同。是此嶺在遼州遼山縣與磁州武安縣之正中間。然觀今圖，黃澤關東至武安無百里以上之距離。下文引元和志儀洺間相去三百六十里，前文論涉至洺州二百七十里，則武安永年間應有一百五十里，則黃澤至武

安應不逾九十里。統志蓋誤歟？遼州，唐初置，不久改名箕州，先天元年改名儀州，見元和志一三，後梁復名遼州，見寰宇記四四。

黃澤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儀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近易名左權）。儀州西北至太原府有南北兩道。南道由州正西行一百一十里至榆社縣（今縣），又西接石會關、軒車嶺道。北道由州西北行九十里至平城縣（今和順西一百里儀城鎮）即趙簡子平都故城也。縣西北十四里有北八賦嶺，縣西南三十里有南八賦嶺，統名遼山，海拔 5689 呎（北緯 37°25′ 東經 113°5′）故州縣有遼名。二嶺懸崖曲磴，道其出間，西北至榆次縣（今縣）蓋不踰一百五十里歟？又西五十六里至太原府（今晉源）。元和志所記全程三百四十五里者，疑取南道。

元和志一三儀州「西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五里。」太原府目，方向里距全同。寰宇記四四遼州目亦同。此仍就并州舊治而言。按儀州領榆杜縣，東至州一百一十里，縣西即接石會關通太原道，詳洛陽太原道驛程考。此爲遼州通太原之一道。又北齊書四九方伎宋景業傳，「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還至并州。」此事又見卷三〇高德政傳，亦作平城都。卷四二陽休之傳作平陽郡。而通鑑一六三梁簡文大寶元年紀作平都城。按元和志一三平城縣，「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屬遼州。」則通鑑爲是。齊書皆誤。（參看高德政傳標點本校記）是北朝末期太原至鄴大道中經平都城也。元和志儀州平城縣在州西北六十里。寰宇記四四作九十里。檢一統志遼州卷古蹟目引元和志亦作九十里。又引金史地志，縣廢爲儀城鎮；舊志，鎮在和順縣西一百里。則九十里爲正，「六」字形譌。

八賦嶺 元和志遼州平城縣，「八賦嶺在縣西南三十里，武鄉水所出。」寰宇記，平城縣「北八賦水在縣西北一十四里，出北八賦嶺，東流入遼山縣界。南八賦水在縣西三十里，出南八賦嶺，東流入榆杜縣界。」檢一統志遼州山川目，八賦嶺「有南北二嶺，南嶺在和順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嶺在和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亦名八縛嶺。魏書地形志，樂平縣有八賦嶺。……縣志，南北二嶺兩山對峙，如八字然。又關隘目，「其嶺有二，懸崖曲磴，設二關於嶺口，西南曰青龍關，赴平汾要路，西北曰黑虎關，赴太原要路。二關之間置巡司守之。」

是此嶺見史已久，交通形勢顯然，此道必出其間西北至榆次縣。又元和志，儀州遼山縣「因縣西北遼山爲名。」一統志八賦嶺條，謂此嶺即遼山，是也。

榆次西去太原里程，見元和志一三太原府目。寰宇記四〇謂縣在并州南七十里者，其時州治已北移也。

元和志所記儀州通太原道三百四十五里，若取八賦嶺路，則平城至榆次二百里。測之地圖，似太多。疑取榆社西石會關道，較迂遠，故得此里程歟？然亦難定也。

劉勣踰黃澤嶺欲襲太原而至樂平（今昔陽）者，蓋欲北取平定大道西行，以避儀州以西諸嶺之險歟？或有其他戰略之考慮歟？未敢定也。

劉勣由黃澤西襲事，已詳前引。按元和志，儀州「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一百十里。」寰宇記四四，遼州「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按元和志通例不記至鄰州某縣里數，此爲特例，蓋亦常行之道也。兩書里數不同，觀今圖，志文蓋脫「七」字。

黃澤嶺東南約八九十里至武安縣（今縣），又東約一百五六十里至潞州治所永年縣（今縣）。至武安，自可東北至邢州，東南至磁州。

元和志一三儀州「正東微南至潞州三百六十里。」卷一五潞州目同。嶺在儀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及嶺去武安里數見前。則武安至潞州里數可知。

又由儀州向南微東行一百九十五里至黎城縣，亦可東出至武安縣。

儀州至黎城道，見寰宇記四四遼州目。

武安西南五十里有固鎮驛，據太行之險，當武安、涉縣、滏口、黃澤嶺之衝，爲四地道口。觀此形勢，實即唐前期常見史之嶺口地區。唐末曾徙昭義縣置此，蓋有如北朝之滏口。其地置驛，則潞、儀東通磁、洛諸道當亦時或置驛也。

舊一七下文宗紀，開成四年八月辛亥，「磁州移昭義縣於固鎮驛。」考舊五代史一一四周世宗紀，顯德元年，「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宋史二五一符彥卿傳，略同。命「領兵從磁州固鎮路，壓其（潞州）背。」通鑑二九一周顯德元年，謂「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胡注：「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

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又考舊五代史五〇唐書宗室傳，李克修「平潞州，……爲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洺（謂欲復此二州）十一月拔固鎮。孟立方遣將呂臻來援，戰於焦崗，大敗之。……進拔武安、臨洺諸縣。」通鑑二五六，云擒「呂臻於焦崗，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胡注，「九域志，洺州武安縣有固鎮鎮。」謂故鎮卽固鎮也。綜此而言，固鎮當潞、儀（遼）、磁、洺、邢諸州之通道無疑。檢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固鎮關在武安縣西五十里，卽古固鎮，據太行之險，道出澤、潞、遼（卽儀）、沁諸州。」山川目，焦岡在武安西六十里。紀要四九彰德府武安縣目，固鎮關條同。又固鎮城條，引里道記，「固鎮至遼州三百一十一里。」按昭義縣本置在滏口，曾移置於此，則其地屬昭義，又亦當西南通涉縣至潞州之路，故在武安西五十里者，蓋實西南，故先拔固鎮後戰於武安西六十里之焦岡也。其去遼州亦不當有三百里以上，疑爲二百之誤歟？抑此數字根本錯誤歟？

武安之西又有新口路，武宗會昌三年所開以通儀、磁者。其他約在黃澤嶺之南不遠處。

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記，天復元年，遣氏叔琮等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泰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卷二六唐書武皇紀略同。通鑑二六二天復元年胡注，「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於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檢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新口在武安縣西，唐會昌三年」云云，與胡注同。地屬磁州，在武安縣西。其詳無考，疑與黃澤爲近歟？

黃澤關道之北有青山口道。由邢州西北行經青山縣（今內邱西南青村），以縣西二十里青山受名。其山幽深險絕，但爲入太行山道口，謂之青山口，唐末五代常爲東西用兵要道，由此可西踰太行至儀州，亦可西北踰太行至儀州之樂平縣（今昔陽）。

通鑑於唐末五代屢書河北河東統治者東西用兵青山口事，如：

光化元年「朱全忠……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

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以從周……守邢洛磁三州。」（卷二六一，參舊五代史一六梁書葛從周傳。）

同年九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同上，參舊五代史三五唐書明帝紀）

光化三年八月，「李嗣昭敗汴軍於沙門河（沙河？）……拔洛州。」九月，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卷二六二，參舊五代史一六葛從周傳）

晉天福元年，石敬瑭叛唐。九月，唐主詔遣四路由河陽、青山、飛狐、慈隰進兵。其青山路云，「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戍遼州。」（卷二八〇，參舊五代史四八唐書末帝紀）

觀此諸條，青山口爲唐末五代時，河東出軍東下太行之要道。元和志一五邢州有青山縣，「東南至州五十里。……開皇十六年……置，……縣界有青山，因名。」「黑山一名青山，在縣西二十里，幽深險絕，爲逋逃之蔽，以周太祖諱黑，改黑山爲青山。」寰宇記五九，內邱縣目，謂廢青山在州北五十里。方向小誤。檢一統志順德府卷古蹟目引內邱縣志，青山故城，在縣西南青山村。由此西踰太行入河東境。

唐末五代又見有馬嶺、馬嶺關（約今關，而今圖與黃榆關地望互譌）之名，在邢州西北一百六十里，亦當河東東出之要路，而實與青山口爲一道。

舊五代史三五唐書明帝紀，「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收復邢、洛；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足見此關爲河東通邢、洛之路。然此卽前引通鑑光化元年九月事。通鑑云嗣昭等出青山，亦退入青山口。則青山，馬嶺似卽一道。其證一。又舊五代史二六唐書武皇紀下，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旣殺牙軍，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騎攻邢州以應之，遇汴將牛存節、張筠於青山口，嗣昭不利而還。」而通鑑二六五天祐三年紀云，存節張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此其證二。

馬嶺當河東下太行路口，復有他證。如通鑑二六一光化二年，「葛從周……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遼州樂平，進軍榆次。」同書二六二天復元年，朱全忠「遣氏叔琮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分自太行、磁州新口、土門、馬嶺、飛狐五路並入。其馬嶺路云「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引兵至遼州」。（參看舊五代史二梁太祖紀，二六唐書武皇紀。）其西行之路至遼州、樂平、榆次，亦與青山口路同。

檢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馬嶺在州樂平鄉東南一百里，舊有關，接直隸順德府邢台縣界，五代末爲守險之地。」卽此馬嶺也。樂平鄉卽今樂平縣（昔陽縣）。又遼州卷關隘目，「松煙鎮在和順縣東四十里，又東十里爲馬嶺曲鎮。」又順德府卷山川目，「馬嶺在邢台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其地峻險，爲戍守要地。……府志，嶺邊牆二道，外有溝澗，名曰鬼谷溝。」又凌霄山，在邢台縣西北七十里，徑路崎嶇……西坡下爲黃谷巖。又西北二十里爲溫居山，又西北二十里卽馬嶺口。」紀要一五順德府邢台縣，「馬嶺在府西北百三十里，其地峻險，有馬嶺口。」據此諸條，馬嶺在樂平縣東南一百里，邢州治所邢台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嶺東有馬嶺口，爲入太行道口，嶺西今有馬嶺曲之名，在和順縣東五十里。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第二冊河北山西人文圖，此地區有馬嶺關在北，黃榆關在南，相距不遠。再檢一統志順德府卷關隘目，「黃榆關，在邢台縣西北黃榆嶺上，……自黃榆南爲馬嶺口，清風嶺口，夫子巖口，莊兒口，……」又山川目，黃榆嶺、清風嶺皆在邢台縣西北一百六十里，皆險道，而黃榆，南去清風嶺三十里。則今圖南北地望互誤，而馬嶺蓋在黃榆之南不過二十里耳。

蓋由邢州治所龍岡縣（今邢台）西北行五十里至青山縣（今內邱西南青村），又二十里至青山口，又九十里至馬嶺，唐末置馬嶺關（今有關）。由關嶺西南行五十里以上至和順縣（今縣），又西南八十五里至饒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又由關嶺西北行亦百餘里至樂平縣（今昔陽），由縣西行至榆次（今縣）。由縣北行接井陘西通太原驛道。

通典一七八邢州，西北到太原府樂平縣五十里。此顯有脫文。而寰宇記作五百里，恐亦太多。然邢州西北至樂平（今昔陽）有一大道可知也。檢國防研究院

地圖之河北山西人文圖所繪馬嶺關、黃榆關之地望，雖南北倒誤，然兩關間繪一大道，西北通昔陽，東南通邢台。此正即通典寰宇記所記之大道無疑。其行程蓋約三百里之譜。

又元和志，邢州「西踰山至義州二百三十五里。」通典一七八邢州目、一七九義州目，皆作二百四十里，寰宇記邢州目作二百二十六里，皆略同。而寰宇記遼州目云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二里。就校勘常例言，當以二百三四十里爲正。然前引一統志，和順縣東至馬嶺曲鎮五十里，其地當在馬嶺之西。元和志，和順南至義州八十五里，則義州東北至馬嶺關必在一百四十里以上，故由義州取馬嶺道至邢州必三百里有餘，疑寰宇記遼州目爲最正。且觀今日地圖，遼縣、邢台間，若云二百四十里，唯航空距離爲可能耳。

此青山口、馬嶺關道在唐末甚見重要，而新唐志云，太谷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有長城，自平城（今遼縣西北九十里、和順縣西百里之義城鎮）至於魯口（今河北饒陽縣）三百里，貞觀元年廢。」疑即此馬嶺，則北朝已見重要。事當繫入樂平縣，而誤植於太谷縣歟？

新唐志太原府太谷縣條有此二十六字。按平城縣名，屬義州（即後遼州），其今地詳上文考義州西至太原府道條。魯口，元和志一七深州饒陽縣，「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泉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城也。」寰宇記六三，同。據魏書太祖紀，皇始元年冬，由并州東出井陘，幸魯口城。明年正月，大饗羣臣於魯口。據寰宇記，又即後魏虜渠口，置虜口鎮，後爲縣。是此長城，與太谷似無關聯。按馬嶺在樂平縣東南百里，樂平亦隸太原府，豈樂平縣下之文錯入太谷縣下耶？惟自平城東至魯口至少五百里，亦不只三百里。前引一統志順德府卷山川目，「馬嶺在邢台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其地峻險，爲戍守要地。……府志，嶺邊牆二道，外有溝澗名曰鬼谷溝。」殆即中古之長城耶？新唐志既誤入於太谷，後人附會，故紀要四〇、一統志太原府卷山川目皆云太谷縣東南七十里有馬嶺，蓋後人據唐志而名之。而紀要將唐末五代用兵進出馬嶺事盡係於此，則大誤，不可通解。

又文宗開成元年，開夷儀山路，東由邢、洺，西通太原、晉州。夷儀嶺在儀州之東，邢州之西一百五十七里，似在馬嶺稍南，本有古道西北至樂平，東南通襄國，此時重開之耳。

唐會要八六道路目，「開成元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奏請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州。從之。」舊唐書一七下文宗紀下同。元和志一三儀州，「因州東夷儀嶺爲名。」又一五邢州龍岡縣，「夷儀嶺在縣西百五十七里。」寰宇記五九邢州龍岡縣目，同。又云：「故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今俗謂之隨宜城。」而通典一七八邢州龍岡條，「縣西」作「縣北」，誤。寰宇記又引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邢州卽古襄國，則此本爲古道，蓋壅塞，今重開；或拓寬平耳。按前考馬嶺，引一統志，馬嶺、黃榆嶺皆在邢台縣西北一百六十里，今此夷儀嶺在縣西約百六十里。是亦太行山脈中一嶺耳，疑在馬嶺黃榆之南。

一九七八年初稿，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訂正畢



唐代并陘關承天軍道 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 合圖

